

□蒋小林

凤凰山

都市慢生活

巴山夜雨

08

2022年11月11日

星期五

邮箱:
3213456266@qq.com□主 编: 郝 良
□编 辑: 杨 蕙 菱
□美 编: 王 梅

余辉一点一点向下西沉,晚霞穿过云层落在河里,很好看。河两岸的村庄安静,只有夕阳,将那抹光亮照在院子的上空,一地将村庄的过往归纳,整理。

我不知这条河从哪里来,有多长。但它的存在,就像大地上的一个符号。它流过村庄,院落就鲜活了起来,庄稼汉的日子,也在水的滋润下有了色彩。

一条河,容纳了村庄的情感,河两岸的院落,仿佛承载在河的躯体上。河没有语言,却有着亘古的记忆,它能记住院落的沧桑沉浮,每家每户人口的稠密,日子兴衰,生活的喜怒哀乐,甚至每天跑过几条狗,走过多少头牛羊,鸡打过几次鸣,多少人在河里洗过衣裳,河都不含糊,似乎它长着一双眼睛,不分白天黑夜洞察着院落的诸多细节。

一定是先有河,后有村庄,因为水是万物之母。村庄有一条河等于有块风水宝地。一汪碧水弯弯曲曲绕过村庄,连通村庄的血脉,河水丰沛,秋天一定是个丰收季,庄稼汉会咧着嘴对着河水笑,他们感恩河的恩赐,给他们带来欣欣向荣的日子。尝新时,每家每户的当家人,会把第一碗新米饭祭天祭地以后,倒入河中祭河神,因为他们深知,河水就是他们手中端着饭碗,村庄没有这条河就没有他们一日三餐。

大热天,庄稼汉干活累了,会走向河中,让河水洗去浑身的疲惫,然后坐在石头上,看河水无言地流,河水流过的声音就像地里蹿出的苗子,庄稼汉掬一捧水,看着,笑着,像捧起金灿灿的稻谷,人与水的缘分就这样结下了,河便与庄稼汉有了一生一世的情缘。

我在河岸上走着,风爬上了紫薇树的叶子,像抚弄小孩子的头发,让紫薇树叶摇来摇去,一群麻雀从紫薇树枝上飞出,朝院落深处飞去。风貌打造过的院落新鲜养眼,诸多生活的细节深藏其中,仿若等着我去触摸辨认,我却触摸不出院落旧时的模样。

这条河是看着我长大的,又看着我离开,记载着我的人生无常。小时候,盛夏,太阳晒得我们只有往河里跑,钻进水里,光

着身子。把童年的羞涩深藏于水中,让水亲吻着肌肤,在河里我们无秘密可言,也无羞涩之感。从石头缝里摸出的鱼或螃蟹,用狗尾巴草穿起叼在嘴上,一不小心,手指被螃蟹紧紧地夹住,惊恐万状的哭声把河水惊扰,河水又把童年的秘密带向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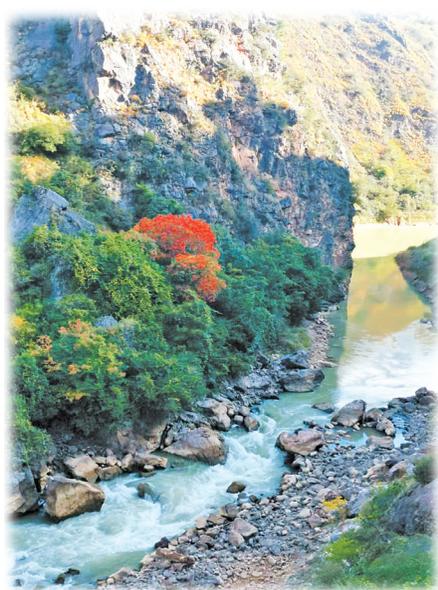
我伫立在岸边,呆呆地看着河,身边的河似乎有话要说,它用比喻、拟人、排比、夸张的语言与我交流,传递着某种信息,那么复杂,那么熟悉,又那么亲切。也许,它想说,我与一尾鱼的往事,我与水第一次交际,与一块鹅卵石的前世今生,河中那一块光滑的青石板留下我顽劣时光屁股的痕迹。

我闻到了水的气息含着草木的清香,还有一望无际的池塘里小龙虾的腥味,院落里苞谷、南瓜、红苕、土豆,还有炊烟,这些气息勾起了我遥远的记忆。我不得不放纵内心的自我,村庄让我向往却又让我迷失,河水永远是我想象中的样子,院落却在时光中改变着容颜,有河相伴的村庄,总能闻到节气与日子的味道。

一丘丘田似乎遥相呼应,扩充成一汪汪池塘,池塘里的小龙虾营造出最美的乡村景象,我站在那里,一边是河,一边是池塘,一个身子却分出两个倒影来,水中的倒影慢慢变大,我内心深处却升起无以言说的胆怯。

每一次回乡,都要到河边走一走,去寻找那块熟悉的石头,流逝的往事,仿佛就在那块石头上呈现了出来。如今,它还在老地方,如一个桌面,四方方,光滑平坦,一半浸在水里,一半被夕阳照着。石头上满满的往事就在阳光里泛开。易叔嗓子好,会唱孝歌,河里那块光滑的石上成了他练歌的场所,易叔有智慧,现编现唱,见啥唱啥。一开嗓便把我们吸引过去,盘腿坐在石头上,把易叔当成了“王”。

易叔张口就来个《扯把子》:“光扯把子不好听,听我给你唱正经,一唱盘古分天地,二唱神农炎帝制五谷……”我们听入了迷,久久不肯离去,易叔的嗓音最后把太阳月亮唤了出来,听了一会,最后落在了水里,河水把易叔的歌声也纳入了情怀。



郝良 摄

我坐在石头上,看河水哗哗地流,往昔的情景在心中便有了语言,像碎片一样却拼不出一句像样的句子。我瞬间才明白,其实我舍不去的就是村庄与河流构筑的往事。

望一望不远处的铜锣山脉,余辉中有些灵气,绵绵青山,有夕阳照着,竟泛起了无尽诗意,青山与河流,河流与村庄都成了天下文章。故乡养人,草木养心。人与自然都养出了天性,就像眼前的村庄与河流,老得都成了自然文物,依然构成大地上的景象。

河流是流动的,村庄是安静的,河流守着村庄,那么无私,那么纯粹,那么真实。它就这样守着,给村庄注入活力,改变着村庄的命运,铸就着村庄万物的生命形态,河兴,村庄兴,水盈,大地旺。

一条河流过村庄,它一定不是寂寞孤单的,有人气陪着它,有炊烟陪着它,有庄稼汉陪着它,有农具陪着它,有鸡鸭鹅陪着它,有猪狗牛羊陪着它,有庄稼草木陪着它。陪着,陪着,河与村庄都饱满了起来。

秋阳呆呆道心明

□向墅平

晨起,开窗。一轮朝阳冉冉升起于稍远处的群峰之上。一声欢呼,从闭锁已久的心房,一下滑出。

欣欣然进入厨房,做出一顿香气氤氲的早餐。一缕清亮的阳光,投射于窗前餐桌上。轻轻落座。时光静好。阳光照亮一碗热气腾腾的小汤圆,也照亮我一日的心境。

近些时日,秋雨绵绵。时空里,漫漶晦涩、阴郁的气息。天地间,总是笼罩着混沌的雨雾。万物的面目,亦混沌不清。对外界多敏感的人啊,心境自然也是混沌而幽暗的。秋雨淅沥时,想起病逝不久的父亲。他躺卧于故乡的那片土地上,饱受雨水侵蚀;而我,安然避于城市坚固的楼宇里。雨点清凉,仿佛落在我心上,怎不黯然神伤呢?雨点不息,对父亲的怀念就绵延……

雨霁天晴。秋阳如灯,一盏硕大的明灯,仿佛一刹那,就将天地照耀得亮堂堂。望向窗外——但见群峰露出清晰如故的面容,那么恬静地仰望着蓝天;山岭呈现一片斑斓色彩,属于秋天的色彩。稍近处,一江秋水泛着粼粼金光,悠悠流淌,水鸟振翅双翼,贴着水面飞翔,也有清晰如故的模样。

我推门而出,因着外面秋阳的引诱。我要和秋阳抱个满怀,一如久违的故友。秋阳真如故友,有亲切的面容,有温暖的情愫,还有和人的心灵契合。

走下楼梯,出得楼房,就一下被秋阳圆囿拥抱。暖融融的,有微微的熏醉。澄澈的光亮,涌入我的眼睛里,然后,一路涌入心中。忽然就想起一句虽衍生于古时至今却依然亮晶晶的汉诗来:“秋阳呆呆道心明”。

继续往前走,走在秋阳里。

走道两旁的花圃里,朵朵金黄的小菊花,迎着秋阳,灿灿笑着。蜜蜂飞舞于花间,一边在秋阳里往来觅食呢。迎面缓缓而来的,是一辆轮椅车,车上坐着的,是养病中的黄老先生。我清楚地看见,黄老先生憔悴的脸上,漾着一层秋阳的光亮,而他有些凹陷的眼窝里,也闪烁着光芒。他的精气神,明显好于前段隐喻绵延的时日。我们彼此照面间,相视莞尔。

地上几片落叶,静静躺在秋阳里。被慈悲的秋阳亲吻着,多么安详啊。联想到我的父亲,斯时斯刻,同样静静躺在秋阳里;被慈悲的秋阳亲吻着,如一枚落叶这般安详。明亮的秋阳,或许也能照进黄土之下,慰问那些长眠的灵魂吧。于是,对父亲的怀念,也变得如秋阳一样明亮而温暖。

一路走向户外。眼前的视野,愈来愈开阔。对,秋阳朗照下,天地如此开阔。曾经,漫漶于时空里的那些晦涩、阴郁的气息,荡然无存;流溢着的是,清泉般的阳光,闪烁着澄亮的光辉。头上的天空,被秋阳浣洗得那样明净,没有了那些郁积的云雾,仿佛变得更加开阔。脚下的大地呢,被秋阳照耀得如此明媚,没有了那些混沌之气,万物都露出清晰的面容。倘若天空、大地和万物,都有心灵,那么一样应是“秋阳呆呆道心明”。

我伫立于秋阳里。想大声呼喊,却又呼喊不出,只觉整个身心,被一种无以言说的美好笼罩着震撼着。那首《秋怀》,在寥廓时空里,秋阳一般流淌……

两只陶罐(外一首)

□谢泽雄

一大一小。一只装着寂静
另一只装着的也是寂静

在这无人的农家小院
这两只以一身苔迹
相依为命的陶罐
从露天无水石缸中打捞
起来的

不是月光,不是鸡鸣狗叫
也不是你说的乡愁,是没落
一只漏风的蝉蜕

是你吗,我的主人
不,我只是过客
灯花上的火焰跳了两跳
寂静落回到寂静

立冬日

最后一缕秋风,
还在银杏树上“嗖嗖”
敲打

它赠我以旧折扇
我十八里相送它出梁山界
轮替的只是季节

哎——新袍已成旧袍
落叶纷如雨下
新盛河,喷雪桥外
两只蓑衣鹤翩然而下
不搅动一丝水花

在银杏村禅坐千年的银杏树

枝上每一页翻动
嘎嚯,无声的唇语
种什么因,结什么果
你真没读懂